



阳明

畫航西湖
暮風渡管弦
為曉楊柳
春月又生

袁仁
貴州民族

(黔)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谭良洲

封面设计○吕凤梧

王 阳 明

袁仁琮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357 千字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500 册

ISBN 7-5412-0737-3/I·254 定价:32.00 元

序

王阳明是我国明代中叶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生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卒于嘉靖七年(公元1529年)。这一时期,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统治者内部以及民族矛盾和斗争空前激烈、尖锐。这样的社会现实,对王阳明的影响很深。王阳明是晋代右将军王羲之之后,出生于官宦世家,但是,又被推到生活的最底层。复出以后,屡遭谗害。因而,做一个异于流俗的人是他的毕生追求。他研究佛家、道家、儒家学说,研究兵法,长于词章,而主要是研究圣人之学,也就是研究圣人的思想观点以及是怎样成为圣人的。在他看来,要成为圣人,就必须“去人欲,存天理”;必须不断地进取;“格物”以“致知”;必须“知”与“行”合一,而不能分离;而“致良知”则是修身的最高标准。这是他广泛地继承我国文化遗产,特别是“遍读考亭之书”之后,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思索而形成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也就是后人所说的阳明心学。阳明心学尽管有不合理的一面,但仍不失为我国思想史上的一块丰碑。阳明心学影响广泛、深远,至今,仍然是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王阳明为了传播他的观点,广收门人。大凡所到之处,都创设了书院。至于门人创办的书院就更多了。阳明先生治学严谨,富于创新,教授方法灵活,讲究实效,对于推动我国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王阳明不失为一代思想巨人,这个思想巨人走的是曲折复杂

的人生道路,而且富于戏剧性。作家袁仁琮同志把这一丰富复杂的内容用小说的形式再现给读者,实在是值得庆贺的。出现在这部小说中的王阳明是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是世宦之家子弟,却经受了生活的磨炼;他接触劳苦大众,到贵州和江西,都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实事,深受老百姓尊重和爱戴,却又极其残酷地镇压了江西、福建等地的农民起义;他忠于皇帝,处处维护朝廷利益,却被误解、被谗害,几蒙不白之冤。总之,王阳明是个有血有肉,性格内涵丰富的人物。作品涉及生活面也很广,从大内到劳苦百姓,从普通人士到重臣,从忠良到佞幸,从地方到军队,都作了生动的描绘,是明代中叶社会生活的缩影。尤其应当肯定的是作家用重笔描写了王阳明富于开拓进取、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于今天又是特别需要的。这部书很值得一读。

50年代,我和仁琮在大学同学四年。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思想境界较高的人,一个在文学领域执着追求的人。在50年代众所周知的偏激潮流中,他头脑清醒,未曾因为推波助澜而悔恨终身。后来,仁琮果然在教学领域、文学领域里作出了显著成绩,而且老当益壮,至今笔耕不辍。而我,确多少有些疏懒了。

廖公弦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写于照壁山

第一章

一

公元一五零六年的京城，秋似乎来得特别早。立秋刚过，就已满目萧条，早晚冷得叫人打战，大有寒冬即将降临的势头。这种反常情形的出现，不知究竟是祸还是福，京都人不禁惶惶。

大内的确在酝酿一场祸乱，但正德自己还蒙在鼓里。用过早餐，刚回到书房，贴身太监刘瑾就说：“皇上，您知道眼下是什么季节吗？”

一段时间来，顾命大臣内阁大学士刘健动辄就以祖训来规劝他，要他不要遗忘父王临终时的嘱咐，好好习儒术，做个贤明君主。不但如此，还不时抽出四书、五经中的某些话来问，或者要他背诵某些内容。有好几回他真还出了丑，说不出，也背不出。此时，这位有满脑子学问的老先生就禁不住叹口气，而后说：“皇上虽然聪颖过人，如此荒疏，如何是好啊！”正德讨厌这个须发灰白的老头子，却也不敢摆皇上的架子，只好收收心，用心去啃那些乏味的子曰诗云。所以，他已有许多日子没有外出了。其实，最清楚正德行止的就是刘瑾，清楚而偏要问，其中的奥妙就只有刘瑾心里明白了。

正德虽说已十五岁了，登基也已好几个月，但没有一点人君的样子。听刘瑾发问，把正拿在手里玩弄的一只精致绝伦的笛子放

下，说：“这不是夏天吗？”刘瑾忙上前打躬说：“皇上这些日子读书太辛苦，连日子也忘了。”正德不在意，说：“不是夏天，就是秋天了呗。”刘瑾连说：“正是正是，皇上不知，今年秋天来得特别早，才交秋，郊外已经一片红。”正德被他说得心里痒痒的，说：“你有屁就放，绕什么圈子啊？”刘瑾听皇上在他面前冒出粗话来，愈觉得他和皇上之间的关系远不是刘健、谢迁这帮迂夫子可比的，愈觉得有成功的可能，至少，也是一次有价值的尝试。当然，他深知刘健、谢迁、李东阳忠心耿耿，又经验丰富，对他们常有戒备之心，是切切不可小看的。所以，他和马永成、谷大用他们才费尽心思，想了这么个主意。可以说，他对正德的脾气已了如指掌，只要把他挑动起来，是谁也没法阻止的。

“皇上不想到外面走走吗？”刘瑾说。

正德盯住他看，不出声，那眼神，刘瑾再熟悉不过。他想去，却又不肯断然答应。刘瑾不急，做出无所谓的样子，说：“皇上日理万机，还要读书，这时间当然是耽误不得的，不过，身体也不能不注意，太祖就是……”他想说太祖就是很喜欢骑射的，看到正德拉长脸，就把话咽了回去。

刘瑾不仅善于察颜观色，还是个能说会道的太监。常常能把歪理说成正理，到危险处，一转圜就过去了，不露痕迹。看正德并没有发火，就进一步说：“说实在话，皇上出去走走，不但观赏了风光，解解闷气，也是了解民情的好机会。皇上登基不久，百姓不会没有想法。”

正德的心被刘瑾拨动了。想起往日和太监们驾鹰牵狗、骑马佩箭蜂拥而出宫门，像脱缰的马在郊外狂跑乱射，实在比天天听侍讲官讲四书五经，端正地坐在案前写字，看刘健他们那期待、责备而又无可奈何的目光强多了。更使他感到憋气的是，一国之主竟然要受到臣子的限制。但他无法发作，也不能挂在脸上。他不能这么快就把父皇“不要沉溺于声色犬马”的话忘了。再说，要是和

阁老们太过不去，嚷了出去，别说在群臣面前面子上过不去，在太后面前也不好交代。

正德还来不及决断，刘健进来。以往，早朝退下，稍事歇息，就由内侍送书案到文华殿，再是听侍讲官讲解。现在，正德把这事忘了。刘健这时进来，以为他有什么事，问：“先生，有事刚才你为什么不说呢？”

刘健知道正德误会了，说：“臣等了半个时辰还不见圣驾，才特地过来看看。”

正德还正在想不知如何才能不露痕迹地和刘瑾等一班太监溜出去呢，不曾料到刘阁老亲自来了。不过，他不好给刘健脸色看，说：“朕自会去的，何须刘阁老亲自来？”刘健说：“先前刘公公来过，说皇上圣体欠安，不读了，所以来看看。要是真的欠安，还得快些请太医，不可耽误。”

正德觉着奇怪，说：“刚才我这里并没有什么人来。”

刚才，内侍的确来过，被刘瑾的人挡回去了，说皇上欠安，不读了。但此时如果照实说，定会引来刘健猜疑，刘瑾遮掩说：“皇上退朝回来，说不定在什么地方耽误一时半刻的，错过了。”

正德外出心切，并不去多想其中有什么蹊跷，索性顺着竿子爬，说：“朕昨晚没睡好觉，今天头疼。”

刘健虽然觉得正德并不像头疼的样子，却也不好再说什么，退下了。

这里，刘瑾松口气，说：“要是在这个金秋时节里举宴于南郊，必定特别有趣。”

打发走了刘健，正德情绪轻松了许多，说：“朕也快闷出病来了，你就去安排吧。”

刘瑾连忙叩谢，正要退下，正德又说：“机密不可外泄，千万千万。”

刘瑾又叩谢一次，说：“皇上放心，奴才知道。”

二

刘健刚刚回到自己宅第，谢迁和李东阳就来了。这三位内阁顾命重臣，刘健最年长，资格最老，判断力强，能拿主意；李东阳善于谋略；而谢迁有胆识，能直言不讳。有什么事，都习惯到刘健家里来。谢迁和李东阳进来，还没坐下，刘健就发牢骚，说：“皇上越来越疏懒了，明明看着他和刘瑾说得高兴，转身就说头疼，书也不读了，长此以往，我担心他玩物丧志，不理朝政，大权旁落，就要重蹈覆辙了。”刘健说的是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大批忠良惨遭陷害，以至于兵败瓦剌的历史教训。三人每谈及此事，心里都不是滋味。谢迁说：“我们正是为这事才来的。我刚才路过鹰房旁边，看到好几个内侍在忙乎，想必是皇上要跟那班家伙外出了，所以去找李阁老，一起到您这里来。”李东阳也说：“我也听到过要出去的话，不过不是今天，是昨天。”

刘健说：“看来酝酿已久，难怪皇上这些天读书心不在焉。”

李东阳说：“皇上本来不错，秉性聪颖，完全可以做一番事业。”

谢迁说：“可恨的是这帮家伙，他们用这种办法引诱皇上，让皇上沉缅于声色犬马，不理朝政，不费一兵一卒，江山可得，窃国者历来如此。”

刘健说：“他们的用心是十分清楚的，只是不知怎样才能让皇上醒悟？”

谢迁离开座位站起来，说：“先帝把皇上托付给我们，也不能看着皇上走到邪路上去，我去面见皇上，直言相谏。”

李东阳说：“皇上会听得进吗？”

“那怎么办？”谢迁有些急了。

李东阳捋捋乌黑的胡须，说：“我们单独规劝皇上已不是第一次了，并不见有多少成效。”

谢迁忍不住了，说：“李阁老，有什么好主意你就直说吧。”

李东阳说：“我们都是先帝留下来的老臣，且负有托付重任。朝廷内外百官无不盼望皇上圣明，这是人心所向。我们三人不是孤力无援的，我看我们是应该联合写一份奏章，直述意见了。”

听了李东阳这么说，两人立即表示赞同。只是在具体细节上有些争议。刘健、谢迁主张把矛头直接对准刘瑾一干阉宦，指出他们与历史上汉代的十常侍，正统年间的王振乃一丘之貉。他们蛊惑圣上，以便其私，若纵而不治，将来必然益发肆无忌惮，危患社稷。李东阳想写得委婉一些。但刘健和谢迁都坚持己见，也就同意了。当下写成奏折，按行文规矩送交礼部，再由礼部转呈正德。可是三人从上午等到晚上，没有消息。李东阳说：“性急了也办不了事，这样的大事，也要让皇上想想才行。”两人觉得也是，就暂且分手了。

正德荒疏学业，懒于朝政，沉醉嬉戏游乐，亲宦官，疏朝臣的情形，不光是刘健、谢迁、李东阳这三位顾命大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大凡不愿意看到国家遭致祸乱的朝臣和宦官中一些正直的人都捏了一把汗。况且，前不久又发生了太监崔杲奏讨盐引事件^①，不但使一班忠臣增加了忧虑，也增加了要斗一番的决心。就在刘健、谢迁、李东阳上疏之后，礼部尚书张升见不得人胡作非为，接着上了谏疏，规劝正德不要亲宦官，远朝臣。给事中陶谐、胡煜，杨一瑛、张桢，御史王涣、赵佑，南京给事、御史李光翰、陆昆也不约而同地上奏章。这些情形，刘健三人并不知道。第三天，才听说五官监候杨源以星辰异常，恐非吉兆的话劝皇上，皇上动心了，有处置刘

^① 明代规定，盐政的专卖收入主要用于开支边防军饷，不能移作别用。太监崔杲奉命去江南督造龙衣，以筹措经费为由，奏讨长芦盐场往年支剩盐 12.000 引（重量单位）。户部尚书韩文等一班朝臣坚决抵制，结果韩文等的意见被正德否定，助长了宦官势力。

瑾等“八虎”(指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因旧恩得宠,人称“八虎”)的意思。于是,谢迁、李东阳又来刘健府上碰头。李东阳说:“看来有望头了,再写奏疏,要求处死刘瑾,不怕皇上不从。”

刘健说:“好是好,不过最好能再联络一些朝臣,声势大一点。”谢迁说:“上次崔贼要奏讨芦盐,户部韩大人就顶了一回,为什么不找他一起商量?”

可是李东阳把眉头皱在一起,说:“就怕……”

话没说完,就让谢迁接过去,说:“你是不是怕事不成,反被说成交结朋党,紊乱朝政?”

李东阳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刘瑾那帮人心狠手辣,什么事做不出来?”

刘健说:“李大人所说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我们现在已是景阳岗上的武松了,要不,不顾一切,打死老虎;要不,让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另外的道路是没有的。”

谢迁也说:“事已至此,顾不了这么多了。”

李东阳狠狠心,说:“那好,最好现在去找韩大人。”

谢迁、李东阳来找刘健是退朝以后。他们看见韩文气哼哼的离宫回了府第,估计不会这么快就到什么地方去。

果然,刘健、谢迁、李东阳到韩府的时候,议事厅里已经坐了好些人,正在小声议论要求皇上处置刘瑾等八虎的事。见三位阁老进来,韩文起身施礼让坐,劈头就问:“三位大人前来,也是为除阉贼的事?”

刘健还礼坐下,说:“正是。前次韩大人顶了一下,阉贼们没接受教训,皇上不醒悟。前天我们三人一起上了奏疏,也不见效果,听说这两天上谏疏的更多了,所以特来听听韩大人高见。”

没等韩文说话,郎中李梦阳就插嘴,说:“这帮阉贼太不像话了,科道早已不满,等科道一弹劾,您再率领各部朝臣力争,不怕除

不掉他们!”

韩文站起来,激动地说:“科道弹劾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等。”

刘健、谢迁、李东阳都同意韩文意见,韩文告诉李梦阳说:“刘大人、谢大人、李大人他们已经写了奏疏,你再拟一个,短一点,容易懂一点,措词尖锐一点,就是要求皇上迅速处死刘瑾一千阉贼,不要转弯抹角。说得隐晦艰深了,皇上看不懂,白费了心思。”

李梦阳是个才子,来得快,不多工夫就写成了,他一开头就说:“臣等伏睹近日朝政日非,号令失当。”接着就罗列了八虎的一大堆罪状,末了说:“伏望陛下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祚。”

写完,抄正,韩文、刘健、谢迁、李东阳和在场的朝臣都签了名,韩文立即派人送往礼部。韩文显得有些激动,苍老的脸上泛起了红晕,说:“老夫一不做,二不休,这一次是豁出去了。反正我也这么大岁数,即使天不助我等,失败了,也死而无憾。我决定和属下一起求见皇上,再当面力争。”说着,用征询的目光盯住刘健三人。“要是三位阁老愿意,就同往吧。”

第二天早朝,刘健、谢迁、李东阳约韩文及众朝臣一齐跪下,刘健说:“刘瑾等蛊惑圣上,跋扈专权,内外皆知,天道失序,雷异星变,是上苍不容,皇上若不顾众臣恳请,诛此辈奸恶,社稷难保。”

韩文立即接话,说:“历朝内侍多半以放鹰逐犬,骑马行猎,笙歌酒色来迷乱圣上,使圣上无心于朝政,大权就自然被阉贼夺去了。上次芦盐一事处置失当,已是个教训,皇上不可不察呀!”韩文说毕,谢迁、李东阳等一齐称是,谢迁还补了一句:“先帝临终时把皇上托付给我等三人,如果我们不直言相谏,则上有愧于先帝,下有愧于黎民百姓。皇上如果不分善恶忠奸,任佞幸为非作歹,又如何正天下!”

正德坐在龙椅里,不知道如何是好。还没等朝臣说完,就站起来,说:“刘先生和众卿的奏疏朕都看过了,这不是小事,岂可马虎

从事，朕须得好好想想，退朝！”

第二天，刘健、谢迁、李东阳、韩文等一千人入朝，准备再次面争。但是，正德迟迟不出。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朝臣们候得越久，心里越不安。谢迁有些忍耐不住，悄悄对李东阳说：“李大人，皇上迟迟不来，究竟是凶是吉？”

李东阳说：“事情不那么简单，难以预料。”

韩文站在旁边，也有点沉不住气了，说：“本来是再明白没有的事，难道当今圣上竟糊涂到如此地步不成？”

正在小声议论，司礼太监李荣出来。手里拿着一叠奏疏，怪声怪气地说：“皇上有旨，你们的奏疏都看过了，诸位大臣以大明社稷为重，直言以谏，是很好的，但是，对宦官们的处置不能不多加慎重。”几句话，像六月天下了一场冰雹，把大家打懵了。只有韩文站起来，说：“现在国内涝旱交加，民贫盗起，雷异星变，群贼蛊惑圣上，嬉戏无度，疏懒于朝政，不是要毁我大明社稷吗？”

李荣打断他的话，说：“这些事皇上都是知道的，放心吧。”说完，转身进去了。

大臣们知道，事已至此，再说也没有用了，于是纷纷退出。

事情变化如此迅速，是大臣们始料未及的。原来，正德在群臣的压力之下，已经动心了，准备罢去刘瑾等八人的职务，让他们到南京去住。于是，派司礼太监陈宽、王岳和李荣至内阁，和刘健、谢迁、李东阳、韩文、许进等商议。商议三次，刘健等都坚持要处死刘瑾。兵部尚书许进是稳重的长者，说：“不要过激，怕有变。”刘健等坚持己见，说如果不趁这个机会处死刘瑾等人，以后就只有坐以待毙了。司礼太监王岳与太监范亨、徐智都不满意刘瑾一伙，把阁臣们的意见告诉正德，说不处死刘瑾等，恐不会善罢甘休。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就简单得多了。不料一同议事的吏部尚书焦芳和刘健有旧怨，不愿意刘健等人谏帝成功，溜出内阁，连夜进宫把情

况告诉刘瑾，说：“大祸临头了，你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么？”焦芳把情形大致讲了一遍，刘瑾也来不及细问，立即率领马永成等八人进入乾清宫要求见驾。刘瑾等人一见正德，笃笃笃，齐刷刷跪一大片，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说：“皇上救奴才们哪，奴才们冤枉哪。”

正德本来年少，经事不多，加上这帮人平时都是和他一同玩耍的伙伴，百般体贴，逗他高兴，见一个个哭得如此可怜，就动了心，说：“别哭了别哭了，有什么事起来说。”

刘瑾偷眼看正德露出了恻隐之情，忙不迭地拭一把泪，说：“皇上，加害奴等的是王岳和徐智。他俩是想限制皇上出入，才把我们看成眼中钉，除掉了我们，就达到目的了。再说，玩玩鹰犬对万岁又有什么损害呢？出现这样的事，完全是因为司礼监掌握在他们手里，要是司礼监有皇上的人，朝臣们怎么敢这样放肆？”

虽说刘瑾极善于心计，工于权术，最会转圜迎合，可这是生死关头，也只好铤而走险。能说动皇上最好，说不动也要拿一二人来垫背。这一番话说完，只觉脊背冰凉一片，额头也冒出了大粒大粒汗珠。此时，正德的心情也并不轻松。他想要是得罪三位先生和朝廷大臣们，一旦有大事，自己又委决不下时，就不但失去了左右手，也失去了主心骨。但要依了他们，就无异于处处依“祖训”、“祖制”办事，就得事事处处都听他们的，稍有越轨，就闹得沸沸扬扬，以后就越发没有自由了。而不能任随他的性子来，就特别使他难以忍受。好在刘瑾等只把矛头对准王岳、徐智两人，并不涉及身系社稷安危的大臣们，也就不是什么大事了。正德在脑子里一打转之后，下决心了，说：“这样吧，我把司礼监人事变动一下就是了。刘瑾，我看你还机灵，也会办事，就掌司礼监吧。”

刘瑾如从恶梦中醒来，连忙叩头谢恩，又保举了马永成和谷大用，说：“启奏皇上，光是我掌管司礼监，也顾不过来，东西两厂^①

① 由皇帝亲自掌握的特务机构，分东厂、西厂，后增设内厂。

乃皇上耳目，不可不另派人掌管，奴才保荐永成和大用二人，乞圣上裁决。”

由司礼监提督太监提名东、西厂提督，又是顺理成章的事，正德没多加思考，就同意了。刘瑾大权在握，连夜缉拿王岳和徐智，送往南京“充净军”。“充净军”是明朝处置太监的一种方法。被处置的太监成天背粪桶，清污秽，种菜，是一种苦役。

一夜之间，事情就起这样的变化，朝臣们哪里得知？

说是只处置王岳、徐智两人，但司礼监和东、西厂缉事大权都落在刘瑾一千人手里，不把他们的政敌置于死地是决不放手的。恰好刘健、谢迁、李东阳辞职不干，刘瑾就劝正德赶快批。正德不愿意背赶走全部顾命大臣的恶名，留下李东阳。刘瑾虽然心里不快，只好算了。接着提出韩文两次结党乱朝廷的奏疏，正德对韩文不满，也就顺势下旨，免去韩文户部尚书职务。给事中吕昶、刘蒞及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因奏疏请求留下刘健、谢迁被杖责，守备南京武靖伯赵承庆、府尹陆珩，吏部尚书林瀚，因传奏疏给正德得罪刘瑾，有的被削职，有的被减去薪俸一半。

公元一五零七年，也就是刘健、谢迁辞职，一批朝臣被陷害的第二年三月，刘瑾通过半说服、半要挟的手段，逼正德下诏书，由他召集群臣在京师皇宫金水桥南跪着听鸿胪寺卿宣诏，诏书将五十三人宣布为奸党。他们是顾命大臣刘健、谢迁，尚书有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部曹有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磐、黄昭，词臣有检讨刘瑞，言路有给事中汤礼敬、陈霆、徐昂、陶谐、刘蒞、艾洪、吕昶、任惠、李光翰、戴铣、徐蕃、牧相、徐暹、张良弼、葛嵩、赵士贤，御史有陈琳、贡安甫、史良佐、曹闵、王弘、任诺、李熙、王蕃、葛浩、陆昆、张鸣凤、肖乾元、姚学礼、黄昭道、蒋钦、薄彦徽、潘鏐、王良臣、赵佑、何天衢、徐珏、杨璋、熊卓、朱廷声、刘玉等，都是朝廷内外人所共知的忠臣，是敢于直言的人。这天京师天气阴晦，不时有浓云滚过。诏书宣读过，朝臣们才如梦方醒，知道大祸

已经降临。这时，天已淅淅沥沥地洒下细雨，人们不禁打起寒噤来：京师真冷，京师是没有春天的。

三

这场祸变之后，刘瑾权势日益扩张，到处布满他的耳目。大凡重要一点的职务，全部派他的心腹担任。只要他觉得可靠，立即提升，连装潢工匠也授了官。对稍不顺心的大小朝臣，要罢就罢，要下狱就下狱。而对敢于直言的忠臣，如给事中吉时，御史王时中，郎中刘绎、张玮、尚宝卿顾璿、副使姚祥，参议吴廷举，则横加迫害，或用过酷刑之后再发配边陲，或死于酷刑之下。高兴时写个奏疏，或口头向正德禀报。有时正德玩得不痛快，干脆说：“用你们就是要替我办事，不要什么事都来烦我！”就用这样的办法，办了他们要办的事。

至此，京师大内便是一片污浊，阉宦横行，朝臣敢怒不敢言。

北京东安门东厂旁大牢的一间牢房里，一位高个子年轻人躺在木板上一动不动。他遍体鳞伤，仿佛动一动就会散架。一介书生，身体本来就不算结实，怎么经得住使了暗劲的四十大棒？但他不仅当时没有哼一声，就是被两名锦衣卫砸进牢房，仍然咬紧牙关。同牢房的八个人，大都是此次被刘瑾借各种缘由关进来的人，有朝廷命官和普通读书人。他们或因为不慎，议论了当今朝政，或被“奸党案”所株连。有个老头儿只因为在西厂贴的缉拿告示前说了句“又不知谁要倒楣了”就被抓了进来。老头儿见年轻人眉清目秀，知道是个有学问的人，就过去和他说话，问他为了什么事，打伤了哪里？年轻人不说话。他面临的事，似乎比以往所遇到的任何事都要复杂。以前，他认为是对的，行得通的，似乎都得打上问号。至于以后的事，就更是迷雾重重，不知路在哪里？他心里烦得很。

再说，刘瑾手下不仅有东、西二厂，还设了内厂，说不定犯人里也有耳目，不能不提防一二。更重要的是他不能屈服于刘瑾的淫威。哪怕马上就要拉出去砍头，也不会说半句求饶的话。老头儿见年轻人不愿意说话，心想也许是伤太重，快不行了；也许怀疑自己是刘贼的人。但不便在这种地方言明身份，只好缄默。一会儿，进来一个太监和两名锦衣卫。两名锦衣卫进门后就站住了，太监径直走到年轻人跟前，问：“王守仁，你知道自己犯什么罪吗？”年轻人照样不理。太监又说：“刘大人说了，他很器重人才，要是认错了，就重用你。”年轻人还是不说话，但费力地侧了侧身子，让背脊对着太监，太监不发火，说：“好好想想吧，我还会再来的。”说着，和两名锦衣卫出去了。一线亮光从铁窗里照进来，照在年轻人苍白的脸上，又引起老头儿一阵心酸。他没有亲自见过这位学识渊博的年轻人，只从儿子口里听到只言片语，他怀疑儿子言过其实，现在看起来，还真是个硬骨头，只不知刘贼会把他怎么样？他虽然不知道朝廷中的事，但从传闻中已经够使他为儿子的恩师担心了。

傍晚，狱卒送饭来。老头多要了一碗，说：“他不能动，我替他拿吧。”

狱卒叹口气，又摇摇头，才离开。

老头儿是个不错的中医，尤其善于医治跌打损伤。他的身上总不离几粒丸子，而且是不容易被人搜去的。他被抓进来的时候，也挨了好些拳脚，当时他装做濒死的人，锦衣卫一走，他就迅速吞下两粒，疼痛很快减轻。这会儿，他悄悄地把两粒药丸放进碗里，端到年轻人跟前，说：“吃吧，何处青山不埋人？想开点。”

年轻人睁大眼睛，见是一位胡子花白，面目和善的老丈，就挣扎着半坐起来。老头儿用筷子拨动那两粒黑乎乎的东西，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年轻人，又说：“人是铁，饭是钢，三碗下肚硬梆梆，知道吗？”

年轻人疑惑地看看老头儿，又看看那两粒药丸，他猜不透面前

这位老丈究竟是不是好人。他不怕死，但不愿意死得不明不白。老头儿见他犹豫，就暗示说：“先生，肯收下我这个老头儿为门徒吗？”

年轻人这才启动干裂的嘴唇，轻声说：“老丈何出此言？”

老头儿微微一笑，但不容易察觉，说：“我是真心实意，我读书一辈子，连举人也没有考上，比起你，惭愧了。”

一会儿，一张娃娃脸出现在牢门那儿。后面是个狱卒，这张脸正对着年轻人。老头儿看清楚了，那是他儿子德洪。这时，狱卒大声唤：“姓钱的，儿子看你来了！”钱德洪摸出些碎银子给狱卒，狱卒说一声“别耽误太久”就离开了。德洪在门外向年轻人示意，钱老丈则故意对儿子说：“等一等，这位大哥棒重了点，我给他喂点饭。”年轻人会意，张开嘴，钱老丈舀一匙饭，连一粒药丸一起喂进去了；再一匙，又喂了第二粒，才到牢门边来。几天以后，德洪再来的时候，悄声对父亲说：“你讲的几个人我都找了，都说案子太大，使不上力气。”钱老丈说：“只要有一线希望，都不要放过。”钱德洪说：“爹，您放心。”钱老丈又说：“只要用得着钱，就把家产全变卖了吧。”德洪说：“爹，我知道。您要好好照顾先生，我走了。”

牢里被一种恐怖的气氛所笼罩，被关进来的不准也不敢互相询问所犯何案，连搭话也不敢。生怕有厂里的人混进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拖出午门去砍了。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吃那不堪入口的饭。有的硬着头皮咽了下去，有的实在咽不下就剩在粗碗里。年轻人只勉强吃下几口就不再吃。钱老丈怕被人看出破绽，喂了几口就各自回到号铺上去。

又过了三天，营救毫无进展。当钱德洪把这一情形告诉老父的时候，老人泪如雨下。就是德洪走后不久的午时，一名太监和两名锦衣卫气势汹汹地走进牢房里来，把年轻人架出去了。牢房里的空气顿时凝住了似的，老头儿连看也不敢看那年轻人一眼。